

电影《成为简·奥斯汀》剧照



不只是简·奥斯汀，还有她们改变了欧洲文学史

夏洛特·特纳·史密斯：

在散发着恶臭的黑暗监狱中，这位 11 个孩子的妈妈写下处女作诗集

真实的生活远比小说惯常表现的浪漫事件广阔得多，在这一点上，几乎没有哪个女作家比命运多舛、痛苦不堪、承受巨大压力的夏洛特·特纳·史密斯理解得更透彻。

1749 年，夏洛特出生在一个富足兴旺的家庭，因母亲早逝父亲破产，15 岁那年由父亲安排嫁给了富商史密斯的长子本杰明。新婚的热情消散后，夏洛特发现本杰明时常表现出恼怒的小孩脾性，此外，他还是个懒惰之人。不过，她还是和他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，到 25 岁时，夏洛特已生下八个孩子。当他们在伦敦的公寓已无法容纳快速扩大的家庭，他们一家人搬到汉普郡利斯农场的一个乡间小院。改建是风风火火的，债台也筑起来了——就在这个时候夏洛特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。本杰明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，火暴脾气也愈发肆无忌惮。他对夏洛特施以暴力，对她拳打脚踢。

尽管如此，夏洛特仍然担负起了妻子的责任。1783 年 12 月，本杰明最终没能逃过警察上门追债的命运，刚刚产下第 11 个孩子的夏洛特陪伴他来到伦敦臭名昭著的王座法庭监狱。这里污秽不堪，暴乱和打斗的声音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耳际。后来，夏洛特在小说《艾思林达》（又名《湖边隐士》）中写到“监狱看守凶狠严厉的脸”常常入梦，让她心神不宁。她躺在床上，万念俱灰，沉郁的重量一脑脑儿全压在心头，这幅场景想想就让人心痛。孩子们都不在她身边，而春天的时候，她又一次怀孕了。丈夫一点用处也没有；所有的钱财都已散尽。尽管夏洛特心生悲哀，她在监狱的这段日子反倒成了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：身陷囹圄为夏洛特提供了正式从事创作



▲夏洛特·特纳·史密斯画像

▼夏洛特·特纳·史密斯代表作《埃米琳》



的动力。

对于夏洛特来说，离开监狱重获自由的方法非常明确：她要开始写作，写出足够支付债务的好作品，而且她现在就要开始写。于是，夏洛特在散发着恶臭的黑暗中开始了写作。1784 年 6 月，仅在本杰明被捕六个月后，夏洛特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诗集。

《哀挽十四行诗及其他随笔》所代表的杰出成就不言而喻。一位毫无名气的女性，一位地址还写着王座法庭监狱的女性，竟然初试牛刀便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，这着实令人惊奇，但夏洛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部诗集，难道不更让人吃惊吗？她内心深处的痛苦

终于得以释放：
银弓女王！——借着你的灰白之光，
我孤身沉思，欣喜游荡，
看着你的影子在溪流中荡漾，
或盯着浮云在你身旁徜徉。
我凝视你温和静谧的光芒
照温柔平静于我烦扰的心房；
我常常想——夜空中皎洁的行星，
在你那里，可怜人可能已安息：
尘世间的受难者，因死解脱，
也会去到你仁慈的怀里；
还有悲伤又绝望的孩子
在这里，忘却，痛苦的记忆。
哦！我很快就会来到你这样和

之地，
疲惫的旅人——在这艰难的世界里！

诗歌语言中流露的疼痛以及诗歌的浪漫情感，正是当时流行的文学风格，因此这本诗集大获成功实属意料之中。实际上，《哀挽十四行诗》出版后立刻大受欢迎，当年便加印，这部作品的收入也让夏洛特有能力支付本杰明欠下的债务，本杰明在接受判决仅七个月后就出狱了。

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。不久本杰明再度因债务失去自由并逃往法国。又一次怀孕的夏洛特带着子女们与他会合，结果被困在一处破烂的废弃庄园，她最终被逼到崩溃的边缘。考虑到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非常有限，夏洛特选择了抛弃本杰明。

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，夏洛特曾翻译过两本书，但译作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，根本不够一位刚刚恢复单身的女性养活自己和孩子。她若想以写作谋生——就必须创作小说。在夏洛特离开本杰明短短几个月后，她就创作了一本小说，饱含一位女斗士非凡的勇气和犀利的风格。1788 年，夏洛特以真名出版小说《古堡孤女埃米琳》。在书中，她严厉谴责了自己恣意妄为的前夫。小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，第一版发行 1500 册，半年内便被抢购一空。当时，夏洛特的出版商非常看好这本书，于是在原定稿酬基础上加价，以 200 几尼的价格买下了《埃米琳》的手稿。沃尔特·司各特爵士也对这本书赞不绝口，称之为“欢快的基调中融合着幽默，悲楚中蕴含着辛辣讽刺”。他坦言，书中的人物颇合自己心意，他们是“虚构故事创作的最高峰”。

黛娜·马洛克·克雷克：

以紧扣社会话题的一系列文学创作，和男性“在同一水平面”交锋

单身女性在世间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，黛娜·马洛克·克雷克是一个极好的范例。

黛娜以女性生存为题材创作了多篇文章，后来又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，以《一个女人关于女性的思考》为题出版，书中摒弃了自怨自艾的消沉态度，并提出了以教育和自立为基础、更实际和理性的全新方案。她从经验中得出结论，切实可行的生活方式才是应有之义，除了嫁作人妇外，女性还有其他的存在意义。1857 年，黛娜完成这本书时已 32 岁，还是未婚。她在书中塑造了一个成功女性的形象，而她本人的一生也是对这一形象的真实呈现——坚韧不拔、聪慧过人、完全独立、永不言弃。

黛娜出生于 1826 年。她在专为乡下女孩开办的走读学校里上学，学校费用低廉，拉丁文和哲学不在授课范围内，取而代之的是科学、数学等更实用的知识，阅读的书籍也偏向传授“有益的常识”而不是描绘幻想。不过黛娜在青少年成长时期，还是逐渐形成了对书的喜好。

早在 1841 年，黛娜就开始涉足文学领域，后来她这样写道，这是唯一一个女性能和男性“在同一水平面”交锋的职业。她笔耕不辍，写出了许多作品，其中有穷困潦倒的主人公慢慢发现自身财富的故事，有关于爱和忠诚的佳话，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故事，围绕着希望、自立、谨慎和实用的主题展开。黛娜还亲自参与作品的宣传，手里抱着一摞自己的作品，兴致勃勃地从城市一头走向另一头，写作也让她产生了新的自信。

黛娜 22 岁时，杂志撰稿收入已足够负担起她的各项开销，她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她第一次开始尝试创作长篇小说《奥格维一家》，并且获得了不

错的关注度。尽管评论家们认为这部作品稍显稚嫩，但黛娜是一个擅长快速学习的人，她的第二次尝试充分展现了其文学天赋。

在《奥丽芙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黛娜早期作品中形成的风格和特点进一步成熟，同时加入了前瞻性的观点。主人公是一个勤勉的年轻女孩，一直受到卑微出生和外表缺陷的困扰，但在内心深处仍是一个难得的好人。这是一部感情强烈的作品，它表达了人人避之不及的感受：嫌弃、孤独还有身体上的不适。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黛娜开诚布公的态度，以及直面不安事实的大无畏精神。评论家赞扬了黛娜的创作天赋，认为她为笔下的人物增添了趣味和鲜明的个性——连黛娜作品里最卑微可怜的人物，似乎也“在现世生活的平凡装束下，掩藏着一股英雄气概”。《奥丽芙》成书时，黛娜只有 24 岁，这本书给了她极大的创作自信，也磨练了她与编辑之间的沟通技巧。在开始创作其代表作之前，她已经成了文坛响当当的人物。

1856 年，《模范绅士约翰·哈利法克

斯》出版，从此黛娜再不需要为经济方面担忧。这是首部以出身低微的商人为主角的英语小说，暗合了 1851 年万国博览会显露的一种趋势：中产阶级人群的出现。这一类人勇于承担保守的贵族阶层为维持现状而躲避的风险，积极投入工业生产，不久后便成为英国经济的主导力量。约翰·哈利法克斯是典型的凤凰浴火重生的形象，他辛勤努力，坚韧不拔，是对万国博览会上的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。同时，哈利法克斯也是英国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的缩影，随着中产阶级不断壮大，他很快有了大批同盟。

黛娜笔下的主人公约翰是读者心中价值体系的象征。在布局严密的故事情节中，黛娜进一步强化了时兴的社会价值观，她不仅借此显示了自己对社会的敏锐理解力，也让《模范绅士约翰·哈利法克斯》成为不可忽视的热门书籍。这本书很快被抢购一空。两年内，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公司共印刷四版，同时还有 11 家英国出版公司和 45 家美国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多个版本。黛娜在书中宣扬的观点——辛勤工作的人

关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的欧洲女性文学，你只知道简·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？只知道《傲慢与偏见》《简·爱》和《呼啸山庄》？新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《不只是简·奥斯汀》一书，揭秘与简·奥斯汀、勃朗特姐妹同时代的七位欧洲传奇女作家的故事。她们之中，有人在监狱中写作，有人是爱伦·坡的先驱，有人以单身女性的姿态找到一席之地……该书作者谢莉·德威斯关注女性写作，更关注这些女作家的人生寻路之旅。本期“阅读”版摘编其中三位女作家的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凯瑟琳·克罗：

大器晚成，一路飞奔

比爱伦·坡更早写出悬念迭生的侦探小说

凯瑟琳·克罗生于 1800 年前后，身为伦敦顶级酒店业主的女儿，她多才多艺，完全符合上流社会的淑女形象。

1822 年，凯瑟琳遇到约翰·克罗上尉并与之结婚。约翰·克罗是个迷人的高个儿爱尔兰人，曾在滑铁卢战役中立下战功。两人的婚姻短暂且平淡。不过，凯瑟琳还是履行了妻子的职责，1823 年诞下他们的独子。

三年后，灾难降临，丈夫薪资减半，而且立刻被撵出所在军团，军旅生涯戛然而止。凯瑟琳一家不得不来到布里斯托尔附近的温泉小镇克利夫顿。这让约翰·克罗深感惋惜，不过对凯瑟琳来说，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在这里，她种下未来职业发展的种子。她结识了文学大师西德尼·史密斯，当史密斯在晚宴上贡献了许许多多诙谐幽默的评说和议论，凯瑟琳坐在中间，内心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悄然生长。

1828 年到 1838 年这十年间，凯瑟琳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1838 年，凯瑟琳与丈夫分居并搬往爱丁堡，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。她的婚姻画上了句号，她也因 1833 年父亲的去世而获得可以自由支配的钱：凯瑟琳自由了。

凯瑟琳大器晚成，一路飞奔，像每个为出走谋划多时的人一样，满怀自信地径直扎入新天地。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作家，她或许还弄不清楚什么样的书会大卖，是优质的作品还是低劣的创作。因此，凯瑟琳的第一本书有点类似于在文学领域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水：《阿里斯托穆斯》是一部为舞台创作的诗体悲剧，由于结构陈旧老套，现代学者一直将其称为“被遗忘并且易被遗忘”的作品。凯瑟琳在出版这部作品时署名“某夫人”，这种罕见的匿名方式又一次给女作家带来了好处，虽然这本书销量惨淡，不过鉴于无人知道作者姓甚名谁，凯瑟琳便可轻易将其抛在脑后，继续努力创作，名誉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——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凯瑟琳重新坐到书桌前，思索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，不到两年她就给出了答案。

1841 年 1 月，凯瑟琳的《苏珊·霍普利历险记》出版，比此后引发读者浓厚阅读兴趣的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小说《莫尔格街凶杀案》还要早几个月。小说的情节与后来爱伦·坡的风格如出一辙：首先发生了谋杀或者失踪案，紧接着侦探拉开序幕，整个故事错综复杂，直到结尾才豁然开朗。《苏珊·霍普利》语言流畅，而且取得了爱伦·坡梦寐以求的成就：一部极为成功的畅销书。当时人手一册，大多数人爱不释手，这本书也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间犯罪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。一位评论家曾这样说道：“读了前二十页后，就再也放不下这本书了。”不久它就被搬上了舞台。1841 年 5 月末，《苏珊·霍普利》剧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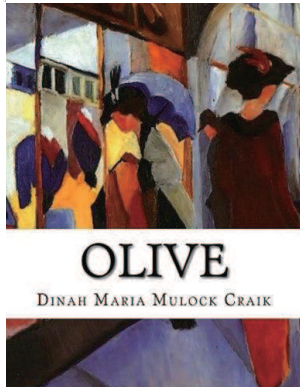
▲凯瑟琳·克罗代表作《苏珊·霍普利》中的插图

在伦敦上演，连演三百场，随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大获成功。爱伦·坡不可能不知道这部小说，事实上他可能在创作《莫尔格街凶杀案》之前就读过。

凯瑟琳又坐到书桌前开始创作更多作品。她写成了《男人和女人》——同样是一本推理小说，主题与《苏珊·霍普利》类似，结构也很严谨；《皮皮的警告》——凯瑟琳五部经典儿童小说中的第一部；《莉莉·道森的故事》——继《苏珊·霍普利》之后反响最热烈的小说，评论家纷纷称赞其“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”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苏珊·霍普利》出版后，凯瑟琳对于超自然的兴趣与日俱增，已经不仅是“涉猎”那么简单了。她沉迷于骨相学、催眠术、梦游症以及超自然现象研究，并翻译了德国诗人、医学作家尤斯蒂努斯·安德烈亚斯·克里斯蒂安·克纳的《普雷沃斯特的女预言家：揭示人类内心世界及我们所生活的灵魂世界的扩散现象》。此书出版后，她成了唯理论最忠实的拥趸，并痴迷于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：是否存在其他空间维度，灵魂世界是不是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平行时空中？

《自然的夜界》是凯瑟琳关于超自然思考的集大成之作，在当时乃至今日，这本书都是其最著名的作品。这可以算作一部鬼故事集，但实际上它也是开放的价值观念与催眠、幽灵及其他奇异现象相交织的产物，整本书生动活泼，让人如临其境。凯瑟琳旁征博引，借用从古至今的一个个故事，呼吁人们用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“另一个”世界存在的可能性。《自然的夜界》让凯瑟琳一举成为爱丁堡乃至更大范围内社会、艺术、文学以及科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。



▲黛娜·马洛克·克雷克代表作《奥丽芙》

▲黛娜·马洛克·克雷克画像

可以在任何职业中取得成就——成为读者热切讨论的话题，他们赞扬约翰实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梦想。甚至有成百上千的读者蜂拥至图克斯伯里，参观约翰·哈利法克斯生活和辛勤劳作的地方，或许带着一种愿望，想要把他的精神品质带一点回家。此时，对读者产生激励作用的圣洁天使“马洛克小姐”已经名扬天下；在 1863 年的畅销书榜单上，《模范绅士约翰·哈利法克斯》仅排

在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之后，而黛娜的作品也是“继狄更斯的作品之后被最广泛阅读的”。

此时，黛娜已经成为社会话题方面的专家，报社编辑纷纷向她约稿。她最著名的非虚构类作品《一个女人关于女性的思考》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。

（本版内容摘编自《不只是简·奥斯汀》，[美]谢莉·德威斯 著，史敏 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）